



在云间 行走的 部落

(上)

张永江
武琼瑶 著

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部落，生活在丛林里，行走云
雾间——这里有真实的生活，更有神话般的故事
和美丽的传说……
这里演绎着人类的精神和力量。

ZAIYUNJIANXINZOUDEBULUO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在云间行走的部落

(上册)

张永江 武琼瑶 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云间行走的部落/张永江,武琼瑶著. —乌鲁木齐: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,乌鲁木齐: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2004.4

(新疆地理/于文胜,邢刚主编)

ISBN 978-7-80744-046-8

I. 在… II. ①张…②武… III. 民间故事—作品集—喀纳斯地区 IV. I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7263 号

- 主 编 于文胜 邢 刚
- 本册书名 在云间行走的部落
-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(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830000)
- 责任编辑 文 昊 瀚 海
- 责任校对 灵 子 李新淑 张 鸿
- 装帧设计 党 红
- 总 经 销 新华书店
- 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
- 开 本 850×1168mm 1/32
- 印 张 10
- 字 数 158 千字
-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2 版
-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- 书 号 ISBN 978-7-80744-046-8
- 定 价 50.00 元(上下)



目 录

喀纳斯湖畔的生死恋	1
喀纳斯的传说	8
草原上的冬不拉	42
喀纳斯芍药	52
白沙湖的神奇来历	58
额尔齐斯河源头的“镇山钟”	69
阿克库勒湖边的四只白狐	76
善良的小骆驼	85
英雄“五彩城”	93
额尔齐斯河的传说	103
乌伦古河畔的七颗珍珠	111
传说中的红桦林	128
女娲与五彩城	135
天 猎	140
金山传奇	172
哈萨克人来历的悠久传说	193



喀纳斯草原上展翅的小鹰	205
神话中的喀纳斯	222
消失的寺庙	233
善良的贾登峪	245
布伦托海神岛的传说	260
蝴蝶沟的传说	270
神泉的由来	279
“兄弟山”的来历	286
阿拜的故事	296



喀纳斯湖畔的生死恋

喀纳斯湖位于阿尔泰山南坡森林带，环湖四周原始森林密布，阳坡被茂密的草丛覆盖，湖水来自奎屯峰、友谊峰等山峰的冰川融水和当地降水，从地表或地下泄入喀纳斯湖中。

喀纳斯湖是喀纳斯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湖周峰峦叠嶂，原始森林密布，青山绿水，绿草如茵，繁华似锦。北端的入湖三角洲地带，大片沼泽湿地与河湾小心滩共存，地形平坦开阔，各种草类与林木共生，风景秀丽，水天相近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湖东岸为弯月的内侧，沿岸有六道向湖心凸出的基岩平台，使湖岸形成井然有序的六道湾，据说每一道港都有一个神奇的传说。

其中第一道弯的基岩平台，有一个巨大的羊背石，恰似一只卧羊昂首观湖，又好像在迎接远方的客人；三道湾有个观湖台，当夕阳西下，立在此平台之上，眺望湖西岸的观湖亭，好似一个伟人屹立于湖畔，正



在运筹和描绘未来的蓝图，因此也称此山为“伟人山”；当旭日东升或夜幕降临时，游人可以乘船或站在第四道湾平台上探寻湖心秘密，若有幸，可以看到时隐时现像小船一样的神秘“湖怪”。有人说那是大红鱼。

凡是真山真水，美妙之处自是不可言喻，喀纳斯湖更是妙不可言。座座雪峰，叠叠青山，片片草地，密密丛林，群星捧月似地守着那泓碧水。由于背景复杂，阳光一变，水色也变，一天能变出几种色彩来。于是，千百年来，缥缈迷离的神话传说都集中在了她身上。去年“十·一”我去喀纳斯游玩，登山途中，我们坐在一处长满野花的小山坡上休息，随行的阿汗大叔讲了一个发生在这儿的传奇故事。

50年代初期，喀纳斯村猎人阿哈力夫妇在深山打猎时拣了一个狼孩，狼孩大约七八岁，非常机警，阿哈力夫妇一直没有生育，于是就把狼孩当成亲生孩子去抚养，经过半年的精心调教，狼孩学会了简单的劳动和能够进行一般感情交流的语言。仔细看去，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男孩子，生得浓眉大眼，白白的皮肤上长了一层黑褐色的绒毛。牙齿非常锋利，只是仍然喜欢吃生肉。

没过多久，常走夜路的人总觉得身后有蟋蟋簌簌的声响，回头望去，山道上飘浮着四只绿莹莹的“小灯笼”。大家一致认为那是两只狼，狼只是跟踪人，却



没有吃人的意思。但是人类是不会放过恶狼的。1个月以后，猎人阿哈力发现埋在山道旁的一副捕兽铁夹，夹着一只血肉模糊的狼小腿。这是狼在被捕兽夹子夹住脚爪，残忍地咬断自己的小腿才死里逃生的。这种果断和决心以及凶残的程度是一般动物不能比拟的。

狼受伤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全村人都认为这个时候消灭这两只狼正合适，免得等狼恢复健康后潜进村子，咬死家畜。

于是，村长让阿哈力组织所有猎人围剿两只恶狼。

一声唢呐，20条猎狗像拉开了一张网，向山上冲去……

狼和训练有素的猎狗奔跑的速度差不多快，一群猎狗疯狂地追着两只大黑狼。由于其中一只狼没有前腿，跑起来相对慢了许多，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近。在紧急关头，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：只见一只高大的黑狼蹲下背起另一只断腿的狼继续拼命奔跑，黑狼背着断腿狼就像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，一袋烟工夫，猎狗就追上了两只狼，并且把两只狼团团围住。

猎人们还没有赶到，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就开始了。

十二条猎狗开始扑向黑狼拼命厮咬，只见两条花狗绕到黑狼身后，一口咬住断腿狼的后腿，把它拖到另外的地方，这时又扑过来两条猎狗。4条狗你一口我一口，毫不留情地向断腿狼进行攻击。



断腿狼毕竟寡不敌众，一会儿，就被几条猎狗咬得遍体鳞伤，浑身都是血，它一边反抗一边直起脖子，“嗷嗷”地嗥叫着，似乎在向大黑狼求救。

大黑狼正在与七八条猎狗搏斗，它勇猛善战，已经咬死了两条猎狗，另外一条狗也受重伤倒在地上。大黑狼一边战斗一边注视着断腿狼，听到同伴痛苦的嗥叫声，它不顾一切地冲出猎狗的包围圈，靠近了断腿狼。猎狗们眼看着大黑狼要保护断腿狼，一窝蜂地冲上去有的咬狼腿，有的咬狼尾巴，好像坚决不让两只狼团结在一起似的。

此刻，只听大黑狼狂嗥一声，一甩尾巴，一条紧咬狼尾巴的大黄狗被甩出好远，黑狼尾巴也爆出一大团血花，尾巴断了，半截子还在大黄狗嘴巴里紧咬着。大黑狼好像忘记疼痛，它冲到断腿狼跟前，重新驮起断腿狼，还没有逃窜就被猎狗厮咬开了。大黑狼用身体挡住猎狗的攻击，对着断腿狼一阵狂叫，意思是让它赶快逃命。

断腿狼听话地拱动着身子，一瘸一拐地向空旷的地方奔去。它的速度实在太慢了，眨眼之间，两条猎狗就又扑了上来，双方继续开始厮咬起来。

故事讲到这儿，阿汗大叔停了下来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着，狠狠地吸了几口接着又讲起来。

在这紧要关头，阿哈力大叔家收养的狼孩出现了。他发疯地跑到大黑狼跟前，瞄准最小的一只狗猛扑上



去，双手抱住狗的脖子，一口咬了下去，其它的猎狗都被狼孩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震慑住了，一时间停止了攻击。

刚刚赶到的猎人们也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，大家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。

这时，大黑狼是完全可以死里逃生的，它只是断了一条尾巴，没有什么大碍，几条猎狗也都已累得精疲力尽，它是很容易冲出突围的。可是断腿狼“嗷，嗷——”的叫声使它触电似的停住了逃跑的脚步。

断腿狼躺在地上，浑身鲜血淋漓，嘴巴一张一翕，发出了一声又一声哀嚎。大黑狼飞快地扑到断腿狼跟前着急地用前爪抓着同伴。

谁知就在这时，大花狗从背后扑到大黑狼身上，坐在断腿狼身边吓得“哇哇”直哭的狼孩眼疾手快，一把就把大花狗的眼珠子抠了出来，眼珠子像玻璃球似的吊在眼眶外，大花狗凄惨地狂叫一声跑了。狼孩有着惊人的毅力和体力，他又奋不顾身地和其它的狗厮咬在一起，他乱抓乱咬，一会儿就满身挂彩被猎狗们扑倒在地。

“啪！”一声枪响，大黑狼应声倒地。

.....

猎人们把两条狼拖到一块准备奖赏给有功劳的猎狗们，只听狼孩“哇—哇—”凄惨地叫着，刚刚被调教好一些的狼孩又恢复了狼性。他仇恨地盯着那位拿



枪的猎人。然后，缓缓地朝两只狼跟前一步步爬去，一直爬了十几米，他爬过的地上拖出了一条长长的血迹……

阿哈力不忍心看着狼孩痛苦的样子，他抱起狼孩放到两条死去的狼跟前，对村长说：“把这两条狼交给我处理吧。”

山野只剩下猎人阿哈力和狼孩。阿哈力挖了一个很大的坑，他把大黑狼放在坑里，又抱起断腿狼让它躺在大黑狼怀里，把两张脸亲昵地相偎在一起。因为，可以看出黑狼是公狼，断腿狼是母狼，两条狼一定是恩爱夫妻，那么就让它们在另一个世界里相亲相爱吧！阿哈力给它们摆好了姿势，往坑里撒下一锹一锹的土，狼孩也用手捧着土往坑里撒……

相亲相爱的能死在一起，无论是人还是畜生，都是很美丽、很浪漫的。

阿汗大叔告诉我说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我们坐着的小山坡下就埋着那两条狼。在我“后来呢？后来呢？”的追问下，阿汗大叔又接着说——

那次狼孩没有死，他跟着阿哈力回家了。过了几年后，狼孩适应了人的生活，学会了人的语言，他才告诉大家，不知是怎样的阴差阳错，他从小吸吮狼奶长大了，跟狼在一起生活了七八年，练就了一身狼的本领，适应在最恶劣的环境里生存。如果两条狼不是为了寻找他，不会那么早就葬送在猎人和猎狗手里。



为了感谢狼的救命之恩，狼孩经常到埋狼的地方添一把土，日积月累，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座小山了。狼孩死后，没有再往小山坡上添土，山坡上就长满了五颜六色的山花。

听了阿汗大叔讲的故事，我心里酸楚楚的。人类歌颂爱情的词句很多，可是，动物又何尝不懂感情呢？这漫山遍野的山花不就像狼的爱情一样美丽、动人吗？



喀纳斯的传说

苍茫天地间，万物演化，或是成就某种精神，或是将某种习惯整体地民族化，成为一种让你遵循的礼俗，倒是由这演化来的民族精神，在人世间演出了一场惊心铭骨的戏剧。

在中亚的腹地，横贯着一条延绵数千里、联系几个国家的山脉，它就是新疆阿尔泰山脉。它以峰峦如聚、波涛惊浪的气魄，在人类平凡的生存中，见证着中亚大草原数万年来，各族人民经历的风风雨雨。同样，在它长年聚集的雪峰上，生长着绿色的生命、无垠的草原和自由的牧人们。他们逐水草而居，迎风沐雨，在美丽的喀纳斯，演绎着人类的精神和力量。
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走进阿勒泰、走进喀纳斯的神话吧。



七月的阿勒泰草原

那是一个离我们生活非常久远的年代里，那里的时光，如同一江春水般缓缓地流动着，记载了一个时代的躁动而茫然……

随着悠闲的脚步走来，当通红的太阳，伸着懒腰，从阿尔泰山冉冉升起来的时候，整个阿勒泰大草原顿时喧嚣了进来。

沉睡一夜的村庄从梦里醒来，大地的碧绿、流水的潺潺，撩起的门帘、扑打毡毯的声音，孩子的叫声、鸟的啼鸣、牛羊的呼唤，使布满溪流的喀纳斯在潮湿之中，有了生命的声音。

一条条流淌着清凉雪水的细细小河，弯曲着、喧叫着，沿着布满鲜花的草甸，如同一首没有主题的音乐，在自由地流动；一群群洁白如云的羊群，被一只只长着胡须、活灵活现的山羊，领出用松木圈成的栅栏，踱着慢步、穿行在悠闲的一字散开的牛群里。

紧接着一缕缕炊烟从尖顶的帐篷上冒出来，整个阿勒泰大草原也活跃了起来。低矮的头顶、透蓝的天空，足下的地面是一望无际潮湿的绿色；远看是袅袅行走、层层叠叠、变幻无穷的云层，侧而听，是雄鹰振翼、群鸟伴唱、松叶沙沙的低吟鸟语。

有一队人马在山外的小道上向村里行进着，他们



坐在马车上，时而停下，用金光闪闪的仪器测量着；时而行走，有的深入谷地，用目光和望远镜记录着。并用细细的笔描绘在一张厚厚的羊皮纸上。

这是一支身着异装、用人们听不懂的外语说话的考察队。当村民们好奇地围上去时，这群人把花花绿绿的糖果和点心，友好而卑微地送到并塞进妇女和孩子们的手里。

当这支队伍继续走进喀纳斯山谷的时候，他们被眼前的美丽风景吸引了：在弯曲的河流和巨大的喀纳斯湖边，星星点点遍布着一座座用原木剖开嵌起、堆起的尖尖木屋，一座高大的喇嘛寺庙金壁辉煌地耸立在村边，如同一个尽职的哨兵。在这片红木搭起的村庄前，一片很大的草场，掩隐在成片婷婷玉立的白桦林和落叶红松林之中，一些将缰绳缠在胳膊上骑着马袖着手、有一搭无一搭、言语着的蒙古人、哈萨克人，正三三二二向着这里不断聚集着。

在草地边一个红石头上，有一匹搭着镶有金边马鞍的榴红马，正低着头啃食着丰盛的草茎，鲜嫩的液汁时而从它的嘴里落下，如同滴动的泉水一样，在马的身边，一个身着单袍、头上戴着尖型水獭皮帽子、腰里挂着佩刀的老汉，坐在一块乌黑的陨石上，冉冉飘动的长须挂在胸前，正目光炯炯地注视着远处的雪山和山外走来的探测队。

“你们干什么的？”望着这些背着枪的外国人，老



汉用蒙古语大声地问道。

“我们给你们政府进行考察。”领头的外国军官回答。

村民们注视着这群匆忙的人一会儿在山顶，一会儿到了谷底，一会儿用测量仪器，一会在地纸上画着，直到他们收起工具，骑着马消失到雪峰下的另一个看不到的宿营地。

“不对呀，我看他们不像是政府派来的”，巴图尔老汉的目光紧紧追随着消失的马队，疑虑重重地自言自语。

“倒像是俄国的老毛子”有人附和道。

“他们不会干什么好事情的。”人们窃窃私语。

村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

7月的阿尔泰山，进入了一个迟来但却热烈的春季。空气中流淌着湿润的气息，草地上缀满了鲜艳的鲜花：野芍药、野草莓、野蔷薇、野薄荷、三叶草、野菊花……

无数说不出名字的花朵争相怒放，浓馥的芬芳透着醉人的气息，在五彩缤纷中，开出了一片片花的海洋、花的世界。

人们终于轻松地吁出了胸中的一口长气，繁忙而紧张的接羔季节终于过去了，村落与大道上又有了一些悠闲的骑马人。

“嘿，巴图尔老汉，春天到了，你的草地又比去年



绿了多少？你的羊群爬上了克达尔雪峰，又替你摘回了宝石般的星星？”一个脸色黝黑、身着皮袍的中年汉子，身体向前倾斜着，双足紧蹬马蹬，大张着嘴露出一排玉石般牙齿，双手扶着马鞍，欢呼着在马上向老汉打着招呼。

“托太阳的福气，我的毡房里空气是新鲜的；遵从天神的旨意，我的生活就是草地上星星一样的羊群，我的朋友，就是像你一样亲切的家伙！”他咧开嘴笑了，“我要告诉你，我的小巴特，今年他能自己爬上小驹子的背了。”巴图尔老汉此时已忘记刚才的不快，颤抖着双肩，夸张地向前方伸出两个弓型的手臂，大声地回答着。

愿伟大的湖神保佑你！中年汉子快乐地说着，又骑着他的白马奔向了另一个村庄。

伟大的天神，在冷静的雪山上，凭着马蹄声落地有致的间隔，在远处聆听着人间的对话，感受着顺畅的节奏。它以人间的感情和感受，羡慕着人类生命的丰富和世界丰富的色彩。

一场暴雨突然降临了，滂沱的洪水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，顺着喀纳斯河道汹涌地咆哮着。和硕特部落的一支人马在转场的途中，被困在一个孤立的山上。人们相互转告并积极营救，朝廷的边防驻军紧急开拔过来，在长官的指挥下，士兵们用牛皮绳和原木做成了一个庞大的木筏，一次次在泛滥的洪水中将食品送